

## 别人家的女人

□熊荟蓉

我有一个情敌,她的名字叫“别人家的女人”。

我先生经常对我说:“你呀,越来越没气质了。衣服随便穿,连发型都不变化一下,每天都扎个马尾。”

我说:“我要上班,又要做家务,哪有时间打扮自己?”

先生说:“别人家的女人也上班也做家务,咋又做头发又穿着得体,把自己收拾得像电影明星一般?”

我知道先生说的是对门的女人。

我几次撞见她,都看到她穿着细高跟鞋,走路袅袅婷婷。精致的妆容无可挑剔,一袭素雅的旗袍将婀娜的腰身勾勒得凹凸有致。

我先生越来越过分了。每当楼道上响起熟悉的高跟鞋声音,他就透过猫眼凝视,仿佛在欣赏稀世珍宝一般。

发乎情止乎礼,远观而不亵玩。我奈他不得,只能勉强改变自己。

我工作起来站立的时候多,没法穿细高跟。我就穿品牌运动鞋、花式运动衣。马尾太简单,我就别上发卡,束上漂亮的皮筋。

但我先生依然打击我:“一把年纪了,还把自己打扮得像中学生!”

反正他看我横竖不顺眼,我索性把心放在儿子身上。一下班,我就对照菜谱给儿子做各种美食。

厨房的香味居然引来了对门的孩子,他敲门对我说:“阿姨,好香,你做的什么好吃的?”

我给了他一只烤香蕉,他欢呼雀跃地跑回家。

这天,我做好比萨饼,给对门送一个过去,意外听到对门的先生在抱怨自家女人:“你呀,越来越懒惰了。出门像公主,回家像皇后。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,啥家务都不做。别人家的女人既上得厅堂,又下得厨房,把老公和孩子伺候得像皇帝和太子……”



## 想带你们从容吃顿大餐

□三三

邻座用餐的是一家三口,老父、老母和不惑之年的女儿。看女儿的脸和衣着,不精致,很随意。想来也是衣食无忧,还有那么一点点小资情调。更难得的是,老人也一派淡定,安然享受眼前的温馨。

两位老人话极少,都是女儿点餐、交代服务员牛排的生熟度、给老人介绍菜的成分口味。我猜测:老人们要么经常出入这样的场合,见惯不怪;要么第一次进这样的店,怕闹笑话让女儿难堪,索性一切听女儿安排。

我承认,我很羡慕这样的场景。

我的父母和邻座的老父老母差不多大,老父今年74岁、老母今年70岁。一个正在苏北老家翻建房屋,老汉单枪匹马操心起房造屋的大事,只为叶落能归根,只为故土难离。这几天主屋成型,他正在整理附属厨房。天气炎热,瓦工师傅只干半天活,小工也难找。父亲亲自上阵,将施工垃圾一次次清运,为匠人煮饭做菜。因为房屋要隔一个夏天才能做油漆,框架好了,内部装修还不能做,连空调都没安装,说现在装空调,秋后油漆师傅很麻烦。我急了,再麻烦都有办法!高温天气都拉警报了,这么热,忙活一天,晚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,那不折磨人嘛。网上下单、预约安装,视频远程监控下,空调终于装了起来。安装好的第二天,父亲电话里告诉我:昨晚睡了个好觉,一夜到天亮!

西餐店,我的父亲一辈子没进过,若告诉他拳头大一块牛排要198元,他肯定吓得不敢坐下。

我的老母亲,此时正在某城市打工。每天趁着早凉,她要将负责保洁的两栋楼6处楼梯(每处6层90级,一共540级)从上到下拖扫干净,忙活下来,裤腰都是湿的。拖完楼梯,喝碗用保温桶自带的绿豆汤,她要再去清扫小区路面。中午回家做饭,稍作休息。下午4点接孙子(现在幼儿园不放暑假了)、忙晚饭。晚上6点到8点,她又要在小区垃圾房引导居民们垃圾分类投放。她年龄大了,又不会骑车,再勤快,也只能做做这些粗事。

她告诉我,白内障好像严重了一些,眼前老有黑影晃来晃去的,像无数黑虫子在飞。我要她到附近的医院去看看,或者来我这里做个小手术。朋友的母亲一样的情况,找医生开了就好了,她却总是没时间,就像一个螺丝被安装到了机器中,正常旋转起来就停不下来。老了老

了,母亲重要得不得了,哪里都离不开。

挣钱不易,花钱更是不舍,有毛病拖着。老母亲血压一直高,吃了几年降压药,都是我买好快递过去。最近气温不断升高,她的头晕病也跟着严重,有时昏昏沉沉、有时头晕目眩,我听得心惊胆战。

打电话给侄女,让她帮奶奶把某一张银行卡上的钱全部取出来,带奶奶去医院看医生拍片子。侄女乖巧,下班即去,告诉我取钱的数目。

几千块,在母亲眼里算得上巨款,是我的一部分稿费。原想着等攒得差不多了,带母亲去一个有山的地方旅游一趟,那是母亲藏在心底的愿望,我也是无意中得知。我孩子还小的时候,母亲来照应,有一次先生带她去江边转转,她看见了山,很吃惊、很激动。平原上的人哪里见过真正的山?母亲当时恨不得跑过去看看。她不太清楚,跑过去、看到山需要多久。那是我记忆里母亲极少有的任性和急切。太多时刻母亲是从容的、缓慢的、没有自我的——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就是她的全部。

这样的保护神,我们都希望她健康长寿。现在,这笔“巨款”拿出来给她看医生,也是心意。关键这样,母亲就会欣然接受。要是从我身上掏钱,带她去医院拍片子,话说几箩筐也是不肯。觉得给我增加了负担,在母亲眼里,我穷得很,几个孩子要养呢!

很快,侄女把CT单子发给我看,我又找朋友请专家看,没什么大碍,不是怀疑的脑梗,母亲的心放了下来,歇了两天,又精神十足继续她的节奏。

我什么时候能像邻座的女士那样带父母去吃顿西餐?不仅一顿,好多顿。

邻座老父老母安然坐着。牛排上来,服务生有一套向滚热食物上倒酱汁的华丽操作。那女儿提示父母将面前的纸巾提起来遮挡,酱汁飞溅的哧啦声显得特别欢快。正式开吃,女儿提示:左手叉子、右手刀,慢慢切、蘸料吃。两位老人还是无声,照着女儿教的样子,细切慢嚼。牙口应该不错,一人一份包干,吃得心满意足。不像我的父母,会唠叨贵,一边吃一边肉疼。也不像有的父母犟,嫌贵,不吃走人,把儿女的孝心晒成鱼干。这两老真好,听话、坦然。

我愿意慢慢地把我的父母熏陶成他们那样。

